

有些書是一時之興而作，有些書是幾個月或幾年研究的成果，有些則是一生經驗的累積；前二者我都出版過，說來奇怪，這本見笑同行的《廚房哲學》竟屬於後者——它是我一生經驗的累積。廚房的確是我在書房以外消磨最多時間的地方，它給我的感受殊深，我一點不會為這種經驗感到難為情，有時還會沾沾自喜哩！

為甚麼要說「哲學」？不會高攀嗎？你可知道，哲學原非指所言難明的高深道理，更不是指不能應用的、沒有實用價值的大部頭著作。哲學原意就是指「愛智慧」，而希臘人指的智慧，也是指實際做人處事，和安身立命的道理，不是故弄玄虛的鬼東西；這跟希伯來人的智慧傳統，和中國人所言的「為學，為人矣」的精神，十分相近。這正是《廚房哲學》的精神。

本書分為三部分，首部分「睿智篇」沒有涇渭分明的結構，但它討論的內容，都曾在我的廚房發生，由小時到現在，由極貧到小康；所以是貼心的，也是具體的。

「簡樸篇」是交了全書稿之後，再趕著加上去的，那時亞洲經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廣面經濟滑坡，香港亦先後發生了不同的天災人禍，整個城市的氣氛也就低沈憂鬱起來。我想，經濟下調應該未到饑餓不繼的境地吧，為何人心這樣悲觀？在這樣的時刻重想耶穌的叮嚀：「不要為明天憂慮……」，不是頂有意義嗎？於是想起自己是怎樣生活的，為甚麼我不感受到那種壓力？才發現原來當你過的是一種簡單而不奢華、以家庭為中心而不是以消費為前提的生活；這樣你就不僅不會有經濟的壓力，人也會開心開朗了。於是便寫成了這一組文章。

最後的「基石篇」稱作 *Home Sweet Home*，是一組信仰的表白，分別從聖經和神學來談到家庭之道，它真是甜蜜家庭的基石啊！

八十年代末，美國的傅剛（Robert Fulghum）寫了一本暢銷書，*I Really Need To Know I Learned in Kindergarten*，意思是「我一切需要知道的事，都是從幼兒園學來的」，台灣某出版社把它翻譯作《生命中不可錯過的智慧》。我想作者讀中小學時大概不是挺靈光的，大學也稍嫌糊塗，因此不談其中功過，只把一生學得的智慧歸恩於幼兒園的時光。

開宗明義，作者就表明他的觀點與角度：「所有我真正需要知道的事——如何生活，該做些甚麼，如何做人——我都在幼兒園裡學會了。」這些話的真確性不容易得到實證或否證，畢竟由幼兒園年代至作者寫該書時的白髮白鬚年日，也差不多有半個世紀吧！但話說回來，科學的鑑證與人生智慧有甚麼關係呢？正如作者接著說：「智慧並不是藏在研究所內，而是藏在幼兒園的沙堆裡。」這句話直教我鼓掌喝采；請寬恕我引用本人另一拙作中的一個比喻：「智慧與學位的關係，就像美人魚與腳踏車的關係，就是沒有關係。」

學位只是現代社會給剛踏足社會的小伙子作起步的一種機制，起步之後走得快不快、久不久，與你的起步器有多好，沒有直接的關係；同樣地，它跟做人做得如何也沒有必然的關係。反過來說，有些人若沒有讀那麼多書，沒有那

中國人自稱是禮義之邦，當然盛產道德文章，這類東西人人都應該久不久就拿來看一看，就像傳統的父母隔不了十天半個月就會熬的湯水、涼茶一樣，可起清心潤肺的作用。但假如像傳統家庭那樣，母親看見兒女就扯高嗓子要他們讀書，父親則藉孔孟來行兇；那麼無論孔孟說了甚麼有益世道人心的東西，兒女都只會想起小時與父母親不愉快的經驗（這是孔孟二老始料不及的），這樣就難望有木鐸之效。

人既須隔不多久便服一劑智慧的「清涼茶」，那麼選甚麼才有益又有建設性呢？傅剛說他需要的智慧都是從幼兒園學來。在我兒時幼兒園並不普及，加上不斷要逃難，因此從來沒有上過幼兒園。可能是童年記憶中沒有這經驗吧，今天在一些教會唱詩時，領唱的人要我們邊唱邊做舉手投足、又爬上爬下的遊戲動作，就覺得尷尬靦腆。

好了，就算一切智慧都可以從幼兒園學到，今天哪一間幼兒園會招收最需要這些智慧的中年學生呢？五呎六吋的高個子坐在幼兒園的小椅子上，頭剛好藏在雙腿中間，幼兒園老師又怎樣對一班沒有面孔的怪物施教呢？

麼高的學位，他可能更會安分守己，也不會作大惡。為此，我十分佩服古人所說：「惡人讀書，適以濟惡。」也許是我血液中有點「老子」的成分，崇尚返璞歸真，回復自然，故傅剛兄那本帶著「回到幼兒園」意味的英文書名，深深吸引著我，加上他的文筆與內容都與書開頭申明的立場吻合，看得人十分舒暢。無怪乎出版至今，它已被譯成十幾種語文了。

## 智慧與人生



洋人談人生智慧的大部頭文章，自柏拉圖老頭以降就大行其道，特別是他論知識與善行的 *Protagoras*，及論真理與美麗之 *Philebus*，更是膾炙人口。然而，大部頭文章只是給人寫論文、拿學位之用（這是柏老始料不及的）；影響人心最為廣泛深遠的，倒是像傅剛所寫的那一類智慧小品。倘若日本忍者能殺人於無形，這類文章就能教人於無形了。在一個人人都要充大頭鬼，但又徧徨於不知行止的時代，教人於無形的東西應大有市場；可惜華人社會的存貨與供應都不是挺充裕的，現在充塞坊間的多是舶來品。

人的水。對此我深切體會，因為以前我常有這際遇。

慢慢學乖了，我立志要以燒開水為己任，一天三次查證兩個冷水壺的水是滿的，熱水壺的水位也永遠不會低於半滿。望著這三個水壺的水平，就知道我的寶貝家人沒一個會感到乾涸，他們之中也沒一個因為我會渴到嘔而偶然被咒詛。

望著滿滿的水壺，我想起古人有話說：「推己及人」；只是我想加一句：「自己與他人皆大樂」。挺不錯！前一句是我在書房讀到的，後一句是我在廚房體會的。

## 以前的廚房

我的童年記憶有一半與廚房有關。最早的一幕是歲晚時分，等待媽媽擇好良辰炸油角煎堆的情景。幾兄弟年紀都很小，常常拉著媽媽的衣角要這樣、要那樣，媽媽則不斷趕我們出去，但又不是挺認真的。每年都是這樣拉拉扯扯的看完整個預備過年的儀式。



## 於是我想起廚房

絕對誠實地跟你說，我大半生時間都是泡在兩種房間：書房與廚房，之外才是上課的班房，和治療的病房。我看這是上天對我特別的恩眷，若可以再活一遍又可自作主張的話，也不會有別的選擇。

我猜想有人會這樣問：假如只能二取其一，你下半生願意泡在書房還是廚房？會問這問題的人一定是最愛讀書、少入廚房的現代人。無疑書本教導人怎樣作判辨與選擇；然而只有廚房這樣的地方才會讓人看到，複雜的人生不是靠判辨來解決，而是中庸、是統攝，也是包容和接納。我生命中曾有那麼恍然的一刻，發現書房與廚房原來是相連的，有時甚至是重疊的——在書本上看到的，或在理念上糾纏不清的，只要肯走出書房，走入廚房，給大腦換個完全不同的場景，書房搞不通的境域竟然漸次澄明又關聯起來。

且舉小例說明：曾試過口渴走入廚房找水喝吧，你發現甚麼？水壺是空的，你口腔乾涸得要嘔吐，冷水壺卻沒有水，熱水壺的水又熱死人，自來水不放心喝，你咒詛上一個喝掉最後一滴水的人，然後一邊嘔吐一邊吹涼那杯熱死